

# 万顷碧波入梦来

■ 舍得

从马安竹海归来已逾一日，闭目静卧时，那片浩荡的绿仍在脑海里翻涌——风掠过竹叶的沙沙、簌簌、呼呼声，竟穿透白日的喧嚣，循着枕畔钻进了梦里。

国庆假期，决意逃离人潮裹挟的热闹，去寻粤西深处的秘境。这场信宜马安竹海的慢时光之旅，原是一场即兴而起的“逃世”，却意外撞进了心向往之的世外桃源。

来时盘山公路的千回百转早已模糊，刚踏下车门，便像跨过了一道无形的界碑。山外车水马龙的轰鸣、人声鼎沸的焦躁，瞬间被隔绝在另一个时空；鼻端先触到的，是清冽中裹着植物汁液的甜润，深吸一口，积在胸中多日的郁气，竟被这股鲜灵的风悄悄揉软了几分。此行的终点，正是藏在信宜大山深处的秘境——马安竹海。

沿石板路缓步上行，两侧翻修过的村居透着股妥帖的温厚。淡黄色夯土墙、乌沉沉的镗耳屋顶、泛着温润光泽的棕木门窗，顺着山势高低错落，不像是人工搭建，倒像从这片土地里自然冒出来的——它们本就该长在这里。这便是信宜市平塘镇马安村，自清朝初年便种毛竹，数百年的光阴，早让竹与村缠成了一体。

绕过一户人家的屋角，视线忽然被猛地撑开——不是走进了竹林，是“沉”进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绿海。

那绿，是分着层次活过来的。近处的竹，翠得鲜亮，像刚从清水中捞起，叶尖还坠着要滴下来的绿意；往远些看，翠色渐深，凝作沉沉的墨绿，铺在山坳里，厚得化不开；再极目远眺，层层山峦上的绿与天际流云缠在一起，又漫成了朦胧的青灰，晕在天地相接处。三万亩毛竹，从山脚顺着沟壑往上爬，铺满每一道坡、盖满每一座峰，浩浩荡荡地铺到视线尽头，没有一丝缝隙。风是看不见的，但在这片竹海里，它的模样被描得清清楚楚——风一至，整片竹海便醒了，绿浪从前山山脊涌起来，翻滚着、追逐着，无声地漫过山谷，又往更远的山那边奔去，既有排山倒海的磅礴，又藏着拂过叶面的温柔。

先前漫在耳边的“背景音”，此刻也清晰了——原是万千竹叶在风里相触的声响。这不是杂声，是一场自然的合奏：近处竹叶相擦，是“沙沙”的轻响，脆生生的，像耳边私语；远处竹浪叠涌，是“簌簌”的绵密，悠悠地飘过来，裹着山的静；等风势紧了些，万竹齐摇，声响便化作“呼呼”的涛声，沉雄又悠长，像整座山在深呼吸。我倚着一株老竹闭上眼，这涛声先漫过耳朵，再往心里渗——都市里那些扎耳的声响：汽车引擎的嘶吼、人群的嘈杂、电子设备没完没了的嗡鸣，全被这浑厚的竹涛荡得干干净净，只剩心口一片空落落的静。古人说“听涛”，听的松涛、海涛，今日才懂，竹涛的清韵，更能浸到骨头里。

往竹林深处的步道走，阳光被竹叶筛成淡金色的碎斑，落在覆着青苔的地面上，跟着风轻轻晃。空气更凉了，裹着竹叶的清苦与腐殖土的湿润，吸进肺里，连呼吸都变得清透。四周的竹，棵棵修直挺立，争着往天上长，去够叶隙间漏下的那点天光。它们不似藤萝要攀附他物，也不似花木要争艳夺宠，只是静静站着，一节一节往上拔；内里是空的，却偏偏能扛住风雨，站得稳稳当当。忽然想起东坡先生的话：“可使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”从前只当是文人的风雅戏言，此刻被万千“此君”环着，才咂出点真滋味——这竹，是真能“医俗”的。

步道尽头藏着惊喜：一脉清溪绕着竹根流，“潺潺”的水声，与上方的竹涛一低一高、一清一沉，凑成了绝妙的和弦。溪水清得见底，能看见水底黑褐色的小石，石上覆着柔曼的青苔，跟着水波轻轻晃。蹲下身把手探进去，沁凉顺着指尖往上爬，丝丝缕缕渗到心里——这该就是《南江源》里唱的南江源头吧？从竹根缝、石罅间一点点渗出来，聚成溪流，成了竹海的血脉。也亏得这水的滋养，这片竹才长得这样青翠，这样有精神。

夜里住在村中“翠竹园”民居，餐桌上摆着“十二道竹味”：竹笋煲酸菜鲜得爽口，笋干炖肉香得醇厚，鲜笋炒肉嫩得清甜……每一口都裹着竹的清气，质朴又实在。这哪是吃菜，分明是把整座山的清幽，都嚼进了肚子里。席间尝了老板自酿的“南江源酒”，清冽的香里带着竹的淡甜，不上头，只让人觉得松快——倒真应了歌里“那里有酒那有仙，干杯南江源，三杯合自然”的快意。

次日清晨登上高山观景台，云海在山腰间舒卷，把远近的山峰裹成了浮在白浪里的岛屿。脚下的万顷竹波，被晨曦镀上金绿色的光，翻涌着、闪烁着，壮阔得让人说不出话。那一刻忽然觉得，自己渺小得像粒尘埃，又富足得像个君王——这无边的翠、满耳的涛、清润的空气，仿佛都只属于我一个人。

下山时又撞见那株长在石缝里的竹：根须紧紧抓着石缝中那点薄土，身子却挺得笔直，梢头还顶着几片新叶。忽然懂了，这片竹海给我的，不只是一时的清静。它像个沉默的智者，用自己的样子、自己的声音，悄悄告诉我另一种活法：不必大声喧哗，自有涛声传远；不必争强好胜，自有一方天地；就算困在逼仄里，也能寻到生长的缝隙；心里空着点、静着点，才能扛住风霜，站得长久。

走回黄墙黑瓦的村落时，回头望，竹海依旧苍苍茫茫。来时，我带着一身都市的尘埃与疲惫；走时，衣袖间沾着竹叶的淡香，胸口里还响着那片沉雄的竹涛——这涛声，该能在心里，响很久很久。

# 家有两男孩

■ 张玉婵

八月初，小男孩一步三跳地蹦进我家时，老男孩正沉浸在抗日战士英勇杀敌的紧张剧情里。小男孩用力一跺脚，大声喊：“爷爷好！”老男孩吓得一哆嗦，正想发火，待看清眼前的人儿后，不由得一把拉过来，紧紧搂在怀里。爷孙两人笑得好不开心。

小男孩是我哥的儿子，今年刚六岁；老男孩是我的父亲，今年已八十二。趁暑假有空，我接老男孩来家里照顾，哥哥也从中山带小男孩回来让我看几天。两男孩相见，如此温馨，我想他们一定会和谐共处的。

第二天，我在厨房里洗洗切切，忽听得客厅吵吵闹闹。出来一看，小男孩正一手抓着老男孩的手臂，一手去抢他手中的遥控器。老男孩侧着身子，像小孩子护食一般，把遥控器紧紧地护在怀里。

小男孩见抢不过，“哇”的一声便哭了起来。我看过眼，便过来主持公道：“爸，你都看了一上午了，你就让他看一会嘛。”老男孩“哼”了一声，悻悻地扔下了遥控器，回房睡觉去了。

老男孩负气离开，小男孩有点发愣，但很快就看起《熊出没》来，客厅里不时响起他乐不可支的笑声。过了好一会，客厅里忽然变得静悄悄的，我探头一看，小男孩竟然拿起遥控器，向老男孩的房间走去。

一会儿，老男孩乐呵呵地走了出来，小男孩跟在身后，一边笑着一边打功夫。我偷偷问他怎么哄爷爷的，他却说：“不用哄啊，爷爷让我看动画片，我也要让他看一下电视剧嘛。”看到小男孩懂事得像个大成人，我不得不得摸了摸他的小脑袋。

为免两男孩再起冲突，我决定教小男孩学写数字。

小男孩写的“2”，一连串都绵软无力，抬不起头。好不容易写了几个抬头的，但头大颈长身子小。写完两行，停下来瞧瞧，他忍不住咯咯地笑了。老男孩非常好奇，便走了过来。当他看到那一群千姿百态的“2”时，立即像吃了火药似的：“怎么那么丑？重新写过！”

小男孩气炸了，大声嚷道：“哪里丑？一

点也不丑。”老男孩点了点几个软趴趴的“2”，小男孩笑嘻嘻地说：“这是打瞌睡的鸭子。”

老男孩又指了指几个头大颈长身子小的“2”，小男孩笑得更厉害了：“这是……参加游泳比赛的鸭子。”末了还补上一句：“鸭子‘2’就像小朋友，个个都不丑。我们老师说了，每个小朋友都是与众不同的自己。”

老男孩若有所思，沉吟半刻，他点点头，又拍了拍小男孩：“你这小屁孩。”小男孩不假思索，立即也拍了一下老男孩：“你这老屁孩。”

老男孩惊讶地望着小男孩，小男孩调皮地看着老男孩，最后两孩都不约而同地笑了。

为了亲近小男孩，老男孩偶尔也会教小男孩念诗。

一天，他教小男孩念王维的《画》。重拾教鞭，老男孩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。可惜小男孩不是好学生，就算被批评了几次，仍然一边拼着积木，一边心不在焉地跟读。老男孩气得一拍桌子，怒目而视。小男孩吓得赶紧说要撒尿，然后一溜烟跑向卫生间。

很快小男孩便冲了出来，边跑边叫：“爷爷，姑姑，我会背诗了，还找到了那幅《画》。”我和老男孩满腹疑惑，他却屁颠屁颠地领着我们往前走。

卫生间的窗口上挂着一幅卷帘山水画。他指着层层叠叠的山峦：“这不是‘远看山有色’吗？”又指了指山脚下汨汨流淌的溪流：“这是‘近听水无声’啊。”手指再移向溪边的野花：“这个是‘春去花还在’啦，都暑假了，那花还没凋谢。”

“噢，还有‘人来鸟不惊’呢？”老男孩的嘴角分明含着笑。

画里没有鸟儿，小男孩眼睛骨碌一转，指着一棵树说：“鸟儿藏在树荫里，人来了也不怕，这就是‘人来鸟不惊’啊。”

“哇，你好叻仔。”老男孩竖完大拇指后又拍掌，十足像个小孩子。

同一屋檐下，两男孩矛盾多多，摩擦不断。可在反复摩擦中，却擦出了温情脉脉，擦出了乐也融融。



山峦叠嶂 苍禾堪

## 妈妈(外一首)

■ 刘子立

那缕淡淡的炊烟  
在厨房袅袅升起  
划出一道画一样的弧线  
夕阳静静诉说  
妈妈的笑脸  
像绽放一朵有美丽纹理的花  
她粗糙的手，沾着水珠  
散发着甜甜的味道  
炉膛燃烧的火光  
爆出声声的笑  
一只小黄狗这么安静  
妈妈的温柔像暖流  
通向我身体每一个细胞

### 重阳的路

在天空游走的白云  
俯首望向山冈  
野菊花静静开放  
霜露打湿几行脚印  
一条长满杂草的弯弯小路  
伸向坟茔

山风吹过山腰  
吹过香火的魂  
烛光点亮几代人的思念



快捷投稿  
扫码关注